

钟兆云

著

天生我材

卓辛鸿铭

他自信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没有皇帝能把重权信托他；他有广博的学识，迫切地要传授给他灵魂所眷恋着的国家的大群学生……我谒见他的追忆本身已是无价之宝。

「英」毛姆

生于马来，长在西洋，一代怪杰扬风骨
学贯中西，力捍传统，毕生心血弘国粹

天生我材
辜鸿铭

钟兆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生我材辜鸿铭 / 钟兆云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9

ISBN 978 - 7 - 5476 - 0919 - 4

I. ①天… II. ①钟… III. ①辜鸿铭(1856—1928)
—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5717 号

责任编辑 吕解颐

封面设计 Lika

天生我材辜鸿铭

钟兆云 著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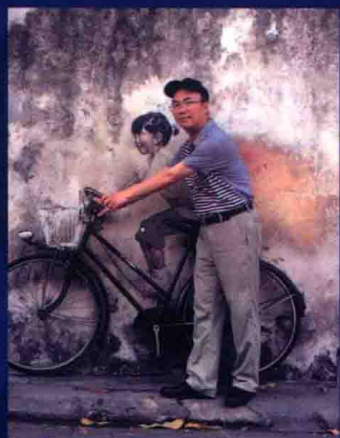
字 数 496,000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6 - 0919 - 4 / K · 180

定 价 98.00 元



摄于辜鸿铭的出生地马来亚檳城（今属马来西亚）

作者简介

钟兆云，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创会会长，迄今已有四十多部专著、1700余万字作品在海内外问世。

内容简介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精通十多种语言、在国内外声名远播的鸿儒异士。他聪颖异常，狂放好辩，生于南洋，学在西洋，满心爱国志未消。学成之后归国寻根，为扬泱泱中华之国格立言雄辩，为传古老东方之文明呕心沥血，为兴故国之洋务殚精竭虑。世人尝道他是顽固保守的封建卫道士、善辩者和斗士，殊不知他其实是一位沟通中外文化的哲人，是至为纯粹的爱国者。本书详细演绎了辜鸿铭成长、求学、入幕、卫道、雄辩等方面的奇闻轶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瞻其人及其精神的渠道。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横空出世 / 6

海上舌战洋佬 / 6

怪人师承有自 / 12

奇特家世 / 18

非同寻常的学业 / 23

孤儿返祖归宗 / 33

被三日晤谈坚定的信念 / 37

封疆大吏延访洋务人才 / 44

新职员的惊天之举 / 50

第二章 初入幕府 / 60

鞋里藏着中国历史 / 60

总督大儒亲炙中国文化美食 / 63

重臣心中的国家之重 / 69

留美幼童频遭冷遇为哪般 / 76

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 / 81

第三章 卓尔不群 / 88

- 总督和洋买办的交易 / 88
连下三城,人生得意事 / 97
小张之洞心生疑窦,大张之洞恭听海吹 / 105
爱屋及乌,风月无边 / 111
匪媒不娶,择偶特别要求 / 114
“洋儒”传教士花之安 / 119
大活人真要让尿憋死 / 129
洋半仙的玉堂花烛夜 / 134

第四章 寻道无尽 / 140

- 被新娘纵容的怪癖 / 140
观人,观于人;见外,见于外 / 147
把东当成西,必然乱了套 / 153
遭饱学之士当头一盆冷水 / 158
何以教化洋人 / 167

第五章 经略洋务 / 176

- 水煮中外要人 / 176
舍我其谁逼说洋将 / 182
风水与火车狭路相逢 / 189
女子怀胎有迹象,总督离职无征兆 / 195

第六章 随节入鄂 / 204

- 无忝“六君子”之称 / 204
辜鸿铭醉酒有因,盛宣怀断定张之洞闹笑话 / 210
喝退冒牌洋专家,智请金字招牌 / 217

第七章 楚天风雷 / 226

被洋人尊敬和破坏的 / 226

长江教案,瘟神围攻 / 232

铁嘴律师:传教士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 / 237

《为吾国吾民争辩》:让世界倾听中国 / 244

第八章 旷代风流 / 253

俄皇储送金表致敬,德皇亲洒泪惜别 / 253

女人芳菲如诗 / 262

妙辩为纳妾 / 270

衙门规则和女子特殊规律 / 278

先声夺人,妙计请回钦差 / 286

第九章 书生意气 / 296

哪来“黄祸论” / 296

彼此都碰上了对手 / 302

谁在辜恩负职,谁在依样画葫芦 / 308

不守口德,招恨遇冷 / 318

第十章 旁观王事 / 327

哼,租界!哈,洋泾浜英语 / 327

来气的刺猬 / 333

工部局门口的“康白度”却也有骨气 / 339

“政治边缘人”身在曹营心在汉 / 345

为国借款游说洋行 / 351

论战、招安和回扣一并失灵 / 359

关于钞票和女人的喻说 / 366

状元郎自绝仕途引争执 / 371

第十一章 甲午之变 / 378

- 自强之梦遇上维新之变 / 378
- 被轻易牺牲掉的国家利益 / 385
- 恨铁不成钢,恨夫暗藏娇 / 392
- 官派留学的背后,总督气面对师爷气 / 399
- “东方匹兹堡”之败 / 410
- 计赚盛宣怀 / 415

第十二章 维新风云 / 424

- 合理和背理的维新 / 424
- 大转变中被下逐客令 / 433
- “维新宰相”进退之间 / 441
- 能不叹张之洞精湛宦术 / 452
- 天足运动气煞爱莲居士 / 460
- 谁要面子,谁给面子 / 470
- 日本前首相武昌遭讽 / 477
- “皇帝”行骗,洋人聚会,哥俩诊病 / 484

引 子

魔鬼没有《圣经》，却有自己编的词典。

爱新觉罗氏的江山自一八四零年之后，虽几经外洋蹂躏，诸多中华疆土事实上并未对外开禁。洋船番员“必须持有执照盖用中国印信，经过地方随时呈验放行”，否则但凡进入大清国未开放的港口或地域，货即没收，人即驱逐（但只可拘禁，不可凌虐）——昨天的条约墨迹未干，今天却又出台了项补充条款，白纸黑字地宣告：凡有外国人涉足之地，如云南、贵州、四川……即行解禁，各省督抚务当通飭所属地方官“照约分别办理，以安中外而杜弊端”。这种情况，颇似英国政府曾经发布的关于建某新监狱的矛盾指示，其云：应该用旧监狱的所有材料来建造新监狱；在新监狱完工前，犯人继续关在旧监狱。

凭着坚船利炮，西方列强左右得了中国朝政，却不能主宰中国的天。一八八二年初夏，一支以旅行为借口的英国探险队正向云贵交界腹地逶迤而来，适才还好好的天，骤然间便变了颜色，如豆般的冰雹不讲人道地砸来。地处偏荒，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十数只洋“落汤鸡”只好吆喝着胯下坐骑，踏碎一路水花，深一脚浅一脚地鱼贯前行。

数小时后好不容易才到得市镇，已是午时。上天好像成心要戏弄他们似的，竟也跟着放晴了。一行人马喘着粗气直向官府驿馆找来。不防那驿馆和洋人水米无交，既有洋客，自然得先禀报知州再作定夺。一位为防沿途民众敌视而特意身着中式官袍的副领队，听得随行翻译的译述，勃然大怒，甩一把脸上的雨水，腾地伸出右手，老鹰抓小鸡似的拎了馆主瘦矮的躯体，任他怎的号叫挣扎就是不松

手，径直把他往石柱旁揪，扯住他那长长的辫子绕柱一圈绑了起来。驿馆伙计见主子遭辱，急欲上前解救，“砰”的一声，英国人手中的枪朝天放响了。双方对峙间，早有人告官去了。不多时，一群差役簇拥着身穿官服的知州匆匆赶来。

不待知州问话，那位副领队语态倨傲地说：你们干涉了我们大英帝国旅行者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受大清帝国保护的。知州得知多位洋员竟无护照可验，威严地说：不经向我总理衙门申请护照而擅自深入我国内地旅游，已违反中英条约。副领队连打两个喷嚏后，神情不屑：你该知道七年前那个云南事件吧，我大英帝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旅行”途中被当地暴徒袭击身亡后，贵国能怎样收场，不是得和大英帝国签订《烟台条约》，不是还要发表皇帝诏曰？你们得记住，你们的任何不友好行为，都极有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知州脸上波澜不惊，语气不冷不热：马嘉理私闯云南不说，还开枪打死我国居民，死于非命，实属罪有应得。你们西方基督教说：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中国儒家也有类似的精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我在此提醒阁下，友好是双方间的。一边说，一边示意手下人等把馆主给解放出来。

知州的举止让这帮洋人面面相觑，他们此番乘船从广州出发，每每登陆实地考察，所到之处，中国官员何曾有此气节。那洋翻译更是双眸生辉，译述完毕，还不忘多看知州一眼。

探险队因有人员淋雨后生病，只好在这里多滞留两日。洋翻译便问领队，为何那么多随员都没护照，就敢成行。领队耸耸肩，只道：如果走从北京申请护照的正规程序，难免引人注目，遭人怀疑，我们凭着一张张英国人的脸和枪，哪里能限定禁区？洋翻译脸上不经意地浮起一朵疑云。

次日上午，知州正坐衙理事，忽报有洋人来访，出门迎接时，却见那位洋翻译已早早地伸出了手。知州一愣，正色道：请问洋先生有何公干？洋翻译尴尬一笑，急急缩回手，改作鞠躬致敬：大人风度超凡，既无崇洋之言，更无媚外之行，堂堂中华骨气大放光彩。不才特来向大人致敬。

知州“哦”了一声，却还是不说话，那双审视的眼睛直盯着洋翻译看，只听他以蹩脚的汉话含混地说下去：大人所引基督教和儒教之论，真是说到了不才的心坎里。大千世界，百国亿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熟知这么个“金规则”，却为什

么有人对此竟隔膜如天壤？想那美国国会，已通过“排华法案”，欧洲许多国家也都制定了驱逐、迫害华人的同类政策，凭什么要我们对洋人友好？！

这洋鬼子怎么自打嘴巴帮中国说话，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知州不禁满腹狐疑。言行怪异的洋翻译见状，赶紧陪着笑脸补上一句：大人有所不知，不才祖籍福建，虽在外洋，却时时未忘中华故国。知州又轻轻地“哦”了一声，迟疑着把洋翻译让进厅堂，分宾主就座后，道：既是侨胞，为何要替洋鬼子做向导？准是外国人许了你重利，招降了你。洋翻译大眼圆睁，急切地说：大人明鉴，不才绝没有投降外国人。有句话，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才此行，是希望领略中华山川之美，了解民情风俗。有句话说得好，身在曹营……心在……汉……

听完洋翻译激动得愈发不流利的辩白，知州倒也相信了他的身份，很是说了些为国所用一类的话。

迟暮时分，洋翻译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快回到驿馆时，却见前面走着三两个军卒，扯开嗓门议论，一个说：听说河内被法兰西打得厉害，越南王求救于我朝，朝廷正要发兵出境，声讨援救呢！一个接口道：要打，就要痛痛快快地打，用几个能征善战名将，大杀一场，教训教训洋夷，显显天朝威力，也叫别国不敢轻视！另一个老成谋国云：和法兰西交战，到底要慎重些，听说他们有个国王叫拿破仑，最是了得，许多国家都吃过他的亏……

洋翻译听后吃了一惊，驻步想了想，也不回驿馆，便又折回头来找知州，一开口便老熟人般地问：大人，听说法兰西要找我国开衅？知州点点头：法兰西新受了普鲁士战祸，国力还未完全复元，怎么倒先发难，要占我国的藩属了，情实可恶。先生既自外洋来，当知法兰西情况？洋翻译不假思索地说：法兰西之地，不过我国一二省范围，力量到底有限……

知州正听得出神，忽地师爷进室，凑近他耳边嘀咕了句什么。知州乃起身，向洋翻译作揖道：先生请稍坐，我去去就回，再听先生高论。

洋翻译由师爷陪着闲侃，听说来者是个奇特的女人，有事没事常来衙门找知州聊天，倒觉奇了，耳朵仿佛长在了隔壁墙上。于是，隔壁的对话断断续续飘入耳中：

令堂和令妹常来，令弟为何不来呢？——听得出，这是知州在问话。

我与弟弟也已有几十年没见面了，只听说他已为大贵人，如今在山西大衙门

好不风光。——这是女人回答的声音。

你知不知他的官职？

只晓得他是山西衙门中最大的官……

洋翻译听得甚觉离奇，眼光瞄了瞄师爷，轻问一声：敢问先生，山西衙门最大的官是何人？

最大的官？……必是山西巡抚张之洞无疑。怪不得他敢在一天内连向朝廷上两疏，力主对法用兵，原来竟是位大贵人……师爷喃喃地说，不知是在回答还是自言自语。

这可怪了这可怪了……一时间，洋翻译的脑海里跳跃着无数个问号。

这支英国旅行队，最终目的是前往缅甸曼德勒。洋翻译志不在探险，只不过借此良机了解中华形胜，起初也并不知道那个叫柯乐洪的英国领队的秘密身份及此次探险动机——他们对山川、险要、城镇、衙门、驻军、民族、物产（特别是鸦片）等等，无不一一记录，并绘制详细地图，哪里是什么探险家？他被知州那么一激，又见探险队目无华人，人人一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嘴脸，面对中法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竟众口狂呼“必须教训中国人！”，情绪不觉从这段时间的心冷齿寒向今日的激愤难平升腾，遂向探险队辞行，自嘲这也是作为中国人第一次向洋人废约——既定协定貌似平等，实际并不平等，隐瞒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柯乐洪感到吃惊，一开始他就把这位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当作“大英子民”——地位次于真正的英国人、高于真正的中国人。当英国驻广州领事安排领事馆一位华人听差给他当助理翻译时，他还满意地谈到自己物色到的这位翻译：他是位有文化的绅士，曾在欧洲多处留学并广为游历，熟稔欧洲文学，对中国经典及历史也涉猎甚广，不止这些，举凡今日中国佬所缺乏的教养，全集中于他，最可贵的是，他曾受聘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私人秘书，他对将与我们一起从事的这个探险工作真正的感兴趣。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几乎无话不谈呢，他完全有信心改造这位中国佬为己所用，岂料人家不合作了，而且是半途废约！他阴沉着脸，话中有话地说：我本指望在你身上看到一个新的“欧洲人”，没想到你其实还是个“中国佬”，如果你废约，你只能获得预付给你的那一百英镑。

翻译不亢不卑：这不是钱的问题，要是为了钱，我也不会辞去新加坡辅政司署的职位，正如我跟你提起过的那样，我关心自己的民族。

柯乐洪想想又说：辜，请不要认为我们这样做，有失绅士身份。

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肯定你的绅士风度。

你说吧。

今后绝不要向人提及我的这段翻译经历，怎么样，来个君子约定吧！

最奇的是，翻译在英文洋洋洒洒写就的“辞行书”中，一再规劝英国旅行队该如何尊重中国、不犯华民，省得将来良心发现而把这次探险作为永志难忘的羞耻深埋于心。信末还不厌其烦地为魔鬼编了个《圣经》一般的小词典。在他所列一大堆其称之为的“金规则”中，除知州所云基督教和中国儒家两条，依次计有：

犹太教说：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

伊斯兰教说：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

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佛教说：如是，彼亦如是，彼如是，我亦如是。

分道扬镳不久，柯乐洪读到一篇文章，才知这位给自己打过“零工”的翻译一年前是如何炒了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的鱿鱼的。文章说：北京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先生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学者当助理，对他寄予厚望，但很快就失望了。一天，年轻的助理走到他跟前，向他宣布，当他自己的国家内外交困时，他不能再在自己的国土上服务于一个外来的强国，他应该去寻求为中国政府服务了。

这真是个神秘的中国人！

第一章 横空出世

海上舌战洋佬

海和天一样的阔绰，凭鱼跃，任鸟飞。这艘由福建开往香港的轮船，也算大的了，乘客们不用担心会被挤成沙丁鱼。各色人等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大可在过道和甲板上，看风景，说笑谈论，就连那些晕船者，也少不了有人在旁伺候，喁喁私语。小贩们鱼儿穿梭般地叫卖，他们高举在头上的箱子或紧挽在胳膊肘上的篮子里，除了水果点心，多半是些叫不出名的舶来品。

相比之下，这位头发黑中带灰、灰中偏黄，一撮黄头毛在颅顶招风的年轻人，可就孤单了。他面带羡慕地以明亮而锐利的大眼睛扫视着人群，仿佛在寻找什么人。他年纪约摸二十六七，个头中等，身材单薄，其行装打扮，如果单看那身熟悉的布长袍，倒像个中国书生；长袍外面又套了件精致的国人鲜见的马夹，马夹前方还有两个兜兜，左边那个兜半露出一张印满洋文的报纸，最关键的是，头上没有辫子，这使得他更像个华侨商人；而那眼珠黑里泛蓝，脸也太白了点，鼻梁略高了些，说不准还是个有中国血统的洋半仙。不知怎的，给人的感觉，那套原本不太和谐般配的服饰，着在他这个形貌与众不同的身子上，显得特别滑稽突梯。这些令人不太看得惯的东西，难免给人以古怪的感觉，虽然这份感觉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该如此。

他对自己那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的尊容也并非毫无异议，幸好这并不妨

碍他对华侨父亲的遵从，也未减低对那位给自己打下半洋人烙印的葡萄牙母亲的敬意。他那中西交混的血液，却因了父亲的执着和灌输、母亲的理解和向往，得以培植一颗鲜活纯正而绝不含异族水分的中国心。这使他终于有了故国之思。

他那善意的目光大大方方、颇为自在地一一掠过甲板上的辫子族。他知道，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人，却几乎没有遇到能够与他对视交流的目光。那些面容并无恶意的中国人，不是相对微微一笑旋即转身给他一个冷脊背，便是佯装无视地弃他于一旁。因为这等冷遇出乎意料，而他们的动作又过于利索，每每让他欲出口的话一时难以收住，滑出的一两个单字于舌尖上打了几个旋后，才硬是塞落回肚。他有些尴尬，却并不气馁，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跳过这几个不识相的人后，向前移动着，殷切地搜寻着说话的目标。

他很快就又注意上了侧前方两位与他年纪相当者。他们衣着华丽，上等哈瓦那雪茄烟，在嘴手之间传递卖弄着，这份道具增添了他们的良好感觉。辫子族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尾着他们的下风，偷偷吸入从他们口中吐出飘散而来的雪茄气味。那两人一胖一瘦，相貌并无什么可取之处，却因为长着副天然中国人的脸，使黄头毛青年断不敢对他们妄自非议，心里想的是，中国人的脸，纵然有美丑之别，比之洋人也都还不错的。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可以得出，他们最多只能算是“露水”之交。

瘦子竖起大拇指，语气里极含恭维水分：王兄的 English(英语)说得 OK(地道)极了，不愧是大上海出来的 Comprador(买办)。这次到香港能和王兄结伴，真是三生有幸。

这位王买办来自广东香山，该县因与香港、澳门邻近，居民经常与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充当国外洋行买办的人也就较多了，有买办故乡之称。瘦子一席话，把个王买办听得心里头比抽了雪茄还熨帖，口内的两只金门牙把他的笑容装点得尤其闪光，嘴里却说：粗通 English(英语)而已，哪比得上余兄留学放洋。话到这里，又奇怪地问：不是说外国的 Moon(月亮)比中国圆吗，余兄为何还 come back(回来)? 余瘦压低声音道：家父为我捐了个候补知县。王兄有所不知，在洋人的世界，Chinese(中国人)尽受 bully(欺凌)，哪容易混?

喜欢在中国话里夹上无谓的英文字母，这共同的爱好，使得两人相见恨晚，

交情立时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地生长。

黄头毛青年竖起耳朵认真听了好半晌，想了想，向他们靠近，伸出手来：两位先生好……这对新混上的狐朋回头，余瘦先是一惊：你这是……黄头毛青年赶忙缩回手，改作揖道：中国礼仪这么多，还真熟悉不过来呢。

王买办以审视的眼光好生端详着对方，见其汉语说得不太流利，发音不见正确，而五官亦含有洋味，迟疑中语气里略含恭敬的成分：你……先生是洋大人？黄头毛青年像受到了污辱，争辩似的连连摆手道：不不，我是中国人！王买办鼻子像伤风般连“哼”数声，态度立时倨傲起来：别打扰我们 Talk（谈话）！拉着余瘦转了个方向说话，以肥硕的屁股和黄头毛青年作静默交谈。

热脸贴在冷屁股上！黄头毛青年怔怔地收回手，那被冷落的神情，恰如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之态。正当鹤立鸡群之感像海风般浓烈地撞击着他时，前方一位单手扶栏、宽肩厚背的中年人很快就又吸引了他的眼光。这中年人一袭长袍马褂，脑后垂着一根尺余长的辫子，手持绘画折扇，面向滔滔海水，轻声吟哦：“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黄头毛青年思索中，迅速结束了眺望风景的佯动，眼光和脚步同时缩短和中年人的距离，踱近对方久久端视。待他吟毕，便迫不及待地上前问候。中年人回头，见一位长相衣着古怪之人站在身后向自己伸出手来，一时不知所措：你这是？一旁观看风景的仆人听得叫声，赶紧回身冲上前，护住主子，颤声喝道：你想干什么？

他们的神态，使黄头毛青年立时知道，自己唐突的握手举动，吓坏了主仆俩，于是又赶忙缩回手，改作揖道：敢问先生刚才所诵，系何佳作？中年人定过神来，见对方并无恶意，便以眼神支开仆人，也拱手回礼作答：哦，这是林则徐告示家人的诗。黄头毛青年面露惊喜，继而再问：林则徐，可是那个禁烟英雄？

也许是他的相貌太不够中国化，也许是他讲的中国话太不纯正地道，惹得中年人略带不满而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语气不无揶揄：这还用问吗，林公大名远扬，还有谁敢欺世盗名？

黄头毛青年当然听出了这弦外之音，却毫不介意地笑笑，道：我在英伦时，就曾听说过林则徐禁烟爱国的故事。使我奇怪的是，连英国人也对他推崇备至。